

# 巴黎的兽医认为我的猫得了抑郁症

7

海外笔记



毕远月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世界上很少有哪座城市会像巴黎那样被夸得天花乱坠。可撇开那些关于巴黎的陈词滥调,真正的巴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作者以巴黎人的眼光,用异于平常作者的独特视角,向读者展示日常生活中真实有趣的巴黎面貌。

[上期回顾]

非官方的统计显示,全法国竟然生活着1000多万条狗。据说,40%以上的法国人认为狗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远远超过自己的配偶。

我不养狗,但多年来家里养了一只猫,大名叫玻利瓦尔。玻利瓦尔随我转战南北,住过纽约和洛杉矶。当然,从美国搬到法国还是它经历过的最远的搬迁。

从国外带动物去法国还是挺麻烦的。首先,我得为玻利瓦尔填写各种“移民申请”表格,其次,玻利瓦尔还得接受一系列法国和欧盟规定的防疫注射。打完针离开兽医院那天大夫又给玻利瓦尔开了两种小药丸,一种用于减缓晕机,另一种用于催眠。

末了在出发前两星期我们又收到通知:法国政府要求从国外迁入的动物身上都必须植入电脑芯片,否则不能入境。无奈,我只能再去找那个已经告别了好几次的兽医。哪曾想这位老兄听了也是一头雾水,不过很快他便通知我已弄清原委。原来这是一项新规定,刚实施就让我们赶上了。据说,这种芯片可记录宠物的全部资料。如果发生走失、被盗和其他意外便于寻找和急救。兽医说,法国人好像有一种类似条码读码器的设备,只要对着植入了芯片的动物一照,眼前猫猫狗狗姓名、生辰八字、血型星座便都能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再次将玻利瓦尔接回来时它已经成了一只科技含量极高的猫,好像科幻小说中的角色。此后我便进入了“倒计时”的等待,等着我在法国海关时被人用“读码器”一照,电脑屏幕上赫然显现大名性别、生辰八字的那一刻。长话短说吧,当我终于带着玻利瓦尔到了法国的那一天,其结局却令我大失所望。在戴高乐国际机场的海关,那位年轻海关官员甚至没对玻利瓦尔抬一下眼皮,我手中那一摞免疫证明、健康证书和芯片植入记录他也根本不看,

只挥了挥手就让我们进了法国。

玻利瓦尔搬到巴黎的第一年生活一切如常。第二年冬天我们发现它肩膀上长了一个小东西,起初我并没有太在意。但一两个星期后这个东西越长越大,情况变得十分可疑。好在我家附近有四位兽医,经朋友推荐我们找了其中一位兽医给玻利瓦尔看病。找到诊所后挂号、排队,步骤跟人看病一样。在候诊室等多久,里屋走出一位光头的中年人,他叫了玻利瓦尔的大名,原来他就是玻利瓦尔的大夫。因为他脑袋秃得一丝不挂,我们后来送了他一个“光头”的代号。

第一次进入“光头”的诊疗室,只见一面墙上贴满了小猫小狗的照片。一问,原来都是经他治疗后痊愈的宠物们。这让我想起了国内名医诊所那满墙“妙手回春”“华佗再世”的锦旗,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光头”为玻利瓦尔看病的动作非常快。事实上他只用手指头轻轻按了按玻利瓦尔的肩膀便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你的猫得了肿瘤。”我大吃一惊:“肿瘤?不会是恶性的吧?”“光头”点头补充道:“我说的肿瘤就是癌。长在这个部位,十有八九都是恶性的。”我真的不敢相信“光头”的判断,他就这么摸了摸,连进一步的检查都没做就能诊断出癌症?可还未容我提出质疑“光头”便宣布:“手术可以安排在下周,但最重要的是必须马上预约术后的放射治疗。”他说,巴黎有大批的猫狗在排队等待“放疗”,若想手术后马上接受“放疗”必须立即预约。我们离开诊所前“光头”又给玻利瓦尔开了一堆药,既有液体的也有固体的。

第二周,玻利瓦尔来到“光头”的诊所接受了手术。一小时后“光头”将一张化验单和一个类似于装

胶卷的塑料筒般的小容器交给了我,那里头装着玻利瓦尔身上被切除的肿瘤。他吩咐我按照化验单上的地址将这个标本亲自送到一个检验所去,同时做好送玻利瓦尔去接受“放疗”的准备。我乖乖地照办了。不出几天,我便收到了化验单:果然是恶性肿瘤。同一天我又接到“光头”秘书的电话,通知我玻利瓦尔的放疗日程已经安排好了。

玻利瓦尔的放疗是“住院治疗”,地点在巴黎最有名的××××兽医大学。可当玻利瓦尔意识到自己要被留在这个地方与放射源作伴一段时间后,一下子变得异常气恼,几乎咬了收它入院的护士。“放疗”过程是一周,治疗结束后我去接玻利瓦尔出院,发现它的脾气变得极其暴躁,同时心神不定,担惊受怕。不知是在兽医院里受到了虐待还是放射线伤害了它的哪一根神经。但在随后的两次复诊中“光头”对玻利瓦尔的康复表示满意并继续给玻利瓦尔开药。于是我不得不报告“光头”,玻利瓦尔根本就拒绝吃药,每次喂它吃药我都要与它搏斗一番,药没吃进去多少,毛却会掉一地。“光头”耸肩:“必须坚持服药。”

大约又过了两周,玻利瓦尔的烦躁不安有增无减,它不仅猛舔自己肩膀上的刀疤,还开始撕扯肚子上的毛。我只能再一次带着玻利瓦尔去见“光头”。这次,任凭“光头”和一个护士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法给玻利瓦尔量体温。诊室里两人一猫统统大汗淋漓,气急败坏。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在一边悄悄问:“你们难道没有遥感的体温计吗?”“我们只有普通肛表!”“光头”愤怒地回答道。随后,我被护士请出了诊室。又过了十来分钟,满脸疲惫的“光头”出现在我的面前,“你的猫患了抑郁症!”

“光头”向我宣布了他最新的诊断结果。我大吃一惊。“猫还会得抑郁症?”“光头”耸了耸肩:“哺乳类动物都有这个可能。”

“光头”随后告诉我,他认为玻利瓦尔早就患有抑郁症,只是美国的兽医没有发现。因此,这次必须认真治疗。于是我又捧着一堆药瓶回家了。接下来几天里我与玻利瓦尔之间又开始了一场吃药与反吃药的拉锯战,但失败者最终还是我:一周后我只给玻利瓦尔塞进了三颗抗抑郁的小药丸,喝下几滴镇静剂。其余的药喂进它的嘴里后全都不知被它吐到什么地方去了。而这些下肚的药物也没能缓解它紧张的情绪,它依旧撕扯着肚子上的毛并把涂在刀疤上的药膏全部舔进肚里。最后,玻利瓦尔变得连药膏都不让我涂了。百般无奈中我只能再带着它去“光头”处就诊。“光头”坚持它患有抑郁症的诊断,每次就诊的结果无非就是我再取一包药回家。

就在我准备找其他兽医给玻利瓦尔会诊时,突然有一天楼里的暖气坏了。我被冻得瑟瑟发抖,可奇怪的是玻利瓦尔倒是一反常态,变得十分安静。我发现这一变化后便关闭了客厅的暖气,让玻利瓦尔常住的生活空间比平时降低了五六度的气温。这一招果然灵验,呆在一个清凉环境中的玻利瓦尔不但脾气变好了,头脑也变得比较正常,越来越少去舔那手术后的伤口。我由此推测,会不会就是家里的暖气太热导致玻利瓦尔的伤口奇痒难耐,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事实证明我的“诊断”是正确的,暖气关闭后,玻利瓦尔基本上不再闹情绪了,也没撕扯过身上的毛。春天停止供暖后玻利瓦尔完全恢复了正常,它脊背上的刀口也得到了痊愈。

# 姚睫很快从师生恋中跳了出来

5

都市爱情



石一枫 著  
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三十来岁的赵小提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男人,心高气傲的他既不肯走仕途,又不肯商海,宁愿逍遥自在的地混日子。独立好强的茉莉与赵小提离婚后只身前往美国打拼。赵小提偶然邂逅了北漂女孩姚睫,两个人在交往中互生情愫。赵小提拒绝了与茉莉重归于好的机会,姚睫却也突然消失了。孑然一身的赵小提鼓足勇气去实现自己开咖啡馆的梦想,无奈天不遂人愿。一蹶不振的他干脆做起了隐士……

[上期回顾]

我请姚睫吃饭,她告诉我她喜欢董东风老师。回到她住的地方,发现那个地方要拆迁了,而房东已经拿钱跑了。

“得了,被扫地出门了。”姚睫轻松愉快地说,“还得找地儿住。”“没事儿。”我安慰她,“对于家不在这儿的人来说,安个家再容易不过了。”“就是。”她也给自己鼓劲儿,“大不了找一暖和一些的水泥管子去。”

“所以你得加把劲儿嘛,好好努力,将来当个有出息的人。”我笑嘻嘻地说,“万一成了女总理、女企业家、女艺术大师什么的呢,国家会掏钱把这地方恢复原貌,上书几个大字:姚睫同志故居。”

她大笑一阵,然后她突然哭了:“我自从来到这儿,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应该干什么……我想干的事儿没一件干成的,我喜欢的人也不喜欢我,我连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都不知道了……”我陡然紧张起来,拉了拉她的胳膊。而后看到她稍稍安稳下来,我问道:“看来你是特迷惘吧?”“对,迷惘,怎么啦?”

“不怎么,谁没迷惘过呀。”我继续劝她:“北京这地方,好也罢坏也罢,都是我们过日子的地方……当然,你要是不喜欢这儿的话,也就跟你毫无关系了。你羡慕我们这些家在北京的人能无所事事、饱食终日,我还羡慕你们呢。你们好歹还有一个家乡,只要家里还有一口锅、一张床,在外面怎么折腾,心里都是踏实的。混好了接着混,混不好回家又是一番天地。所以说,你还怕什么呀?没什么好怕的,更没什么好迷惘的——趁着年轻,多干点儿正事儿,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好了。”

我絮絮叨叨地说着,同时惊异于自己怎么那么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人家了。而姚睫呢,居然被我唠叨得阴转晴了。她揉着眼泪,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那你说说,什么叫‘那些个没用的事儿’啊?”

“这你自己应该知道……”我一时语塞,赶紧转开话题,继续晓以大

义,“我就不说得太具体了。总之,年轻的时候可以挥霍时间、精力乃至情感,但也别仗着年轻就无所顾忌,真挥霍光了后悔都来不及。对于你来说,当务之急还是想好自己喜欢什么东西,为它上蹿下跳那么几年——甭管能不能成事儿,反正最后不后悔就行。”

姚睫沉默了很久,也没说话。我以为这轮谈话就此结束了,刚想站起来活动一下腿,她却突然来了一句:“你是不是在说,我应该先从董东风的事儿里跳出来?”她问得这么直接,反倒让我慌乱。我心怀鬼胎地看了会儿别处,后来又想,逃也逃不过去,索性同样直接地说:“我不是不让你喜欢他。我只是说,假如你喜欢上了一个‘不能喜欢的人’,就得学会保护自己,别毁了自己……喜欢是喜欢,生活是生活,人必须要学会把这两者区别对待。”

她却扭过头去,脸枕在胳膊上,发了会儿呆。然后,她攥住我的手指摇了摇,说:“谢谢你。”那个晚上姚睫到底还是没落到无处容身的地步,我把她领到了B哥的四合院里。

自从董东风去了新疆后,姚睫就不再回到母校去听课了,还把“宜家”商场的夜班换成了白班。当姚睫下班、我又没事的时候,我就会去接她。不过过了些日子,我再给她打电话时,她却突然说:“今天呀,今天不行,我忙了。”我敏感地说:“你觉得跟一个老头儿混在一起丢人了吧?”“才没有。”她冤枉地说,“我是真忙,在学东西呢。不信你可以过来看看。”我居然厚颜无耻地真过去“看”。开车到了“宜家”商场,却看见很大的一片展厅都围上了塑料幕布,被封上了。我从栅栏底下钻过去,果然看见姚睫正在“忙”。她跟在一个胖乎乎的外国人后面,一边跟他说洋文,一边拿笔在笔记本上写

写画画。

“派给你一个动嘴的活儿了吗?”在快餐吧耗了一个多钟头后,我看着满面春风走来的姚睫说:“才没有,是我自愿的。”她说,“商场布置新橱窗,从英国请来了设计师,我跟人家学学。”“不搞文学和电影了?”我笑着问,“不考艺术学院的研究生了?”

“不考了。”姚睫看了我一眼,“你不是说当务之急是明白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再上蹿下跳吗?我现在明白了,我也没那么喜欢电影……”“喜欢当设计师啊?”我说,“可别又是三天热乎劲。”“不理你了。”她美滋滋地端过我的饮料喝起来。

那段日子,姚睫每天上完白班,都要自觉主动地给设计师当几个钟头跟班。听讲之余,还要给人家买咖啡、拎包、叫出租车,而这一切都是没有工资的。不过她倒很得意,说那个英国设计师中了她的“套儿”——本以为她是商场派来的助理,到最后才发现她是偷师的,却又不好意思轰她走了。“跟”完了“宜家”的项目,英国设计师又把她推荐到了另一家专卖奢侈品牌的店面,他有个朋友在那边也干着活儿呢。姚睫拿着便条,就可以以“实习生”的身份过去观摩了。

那段日子,我过得的确身心舒畅。我感到有无数的话想对姚睫说,又感到其实什么都不用说。尽在不言中了,一切词藻都成废话了。

夏天将至,两个故人先后从遥远的地方归来。董东风是来了又走。我们说好次日在母校见面。车开到母校的湖边,已经过了十点钟了。我给董东风打电话,他一转眼就下来了。比起当初离开北京的时候,董东风壮实了不少,宽大的水洗布衬衫不再显得是被骨头撑起来的;头发剪短了,脸却黑了一点。一看就知

道,他刚从一个日照充足、盛产羊牛肉的地方回来的。

我下车迎上去,他笑呵呵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又打量了一眼“霸气十足”的捷豹车:“嚯,可以呀。”“向朋友借的。”我指指车说。话音刚落,心头突然紧了一下:车上还有一个人呢,她也是“借的”吗?

董东风上了车才看见姚睫。他愣了一下,随后欣喜地说:“姚睫也来了!”姚睫用标准的、学生对老师的腔调说:“董老师好。”董东风又问我:“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想了想,说:“有天下雨,她怕您家窗子没关牢,就过去看一眼,正好和我碰上了。”董东风诚恳地对两个人人说:“真是麻烦你们了。”

很快,车开进了疗养院。董东风去找那个总爱背着老婆抽烟的医生了解情况,办手续。我们把董太太的书和衣服装好,然后把她抬上捷豹车的后座,将轮椅折叠起来放进后备箱。姚睫坐在后面陪着她,董东风坐在副驾驶上。回去的路上,谁都没有提起刚才都“聊了些什么”,甚至连话也懒得说了。一车人的脸色都是平和、安宁的,和充裕的阳光相映生辉。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亲密得像一家人了。

两天之后,又是我和姚睫把董东风夫妇送到了机场,大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下道别。

从机场回来的路上,姚睫满脸完成任务的轻松,舒了一口气说:“总算送走喽。”我却又心神不宁起来,忐忑着和她的关系会不会发生改变、变又会变成什么样。开车的时候,我不时偷偷看她的脸,而她则浑然不觉地哼着歌儿。车从机场高速拐上三环路的时候,她忽然说:“去你那儿好了。”

我心里一慌:“干吗?”她说:“我给你们收拾收拾屋子去。”